

作家 书评

感悟 作家

给非遗插上诗歌的翅膀

王典根

中国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即将远去的各类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文化符号。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西部乡村的史诗，却没有“高大上”“白富美”的“阳春白雪”，只有“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乡里巴人”，或个体生命卑微的“手艺人”，而这些卑微像沙子一样侵蚀着古老乡村的柱基。

非遗传承，把根留住。蒋典军在《百年守艺人》自序中说：“农历，记录着农耕文化；故事，承载着农耕文明；农之根，结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农民，讲述着各种匠人生动的故事，故事里珍藏着百年守艺人的乡贤文化。”还有他在农村生活15年头，从事乡镇、文化馆工作，同非遗传承人打交道那些岁月，才是真正属于作者给老艺人代言的水土，更是《百年守艺人》个性化创作的源泉，永远不可能被模式化、批量化、公式化地“制造”出来。

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地之上的人民的历史。中国西部是老手艺的繁荣兴旺之地，秦巴汉水更是老手艺人的聚焦传承之地。任何语言都是有力量，任何文学作品都代替不了诗歌的力量，它往往能抓住思想上最脆弱的痛点。这本《百年守艺人》作者蒋典军坐得住冷板凳，他先用诗歌的朦胧语境讲述安康故事，让诗歌艺术发出非遗最强音。它的结集正式出版将为西部非遗、民俗文学、乡愁文化研究，提供珍贵的域情资料。蒋典军在后记这样记载着：“我常跪在汉字前，向诗歌磕头。”这便是扎根在作者心间的初心之源，却让我们有一些忧伤和感动，还有一种初心和使命。

一字一世界，一语一乾坤。《百年守艺人》是一句句博观约取出来的，是一首首厚积薄发出来的，更是语词借助耕作生长出来的非遗诗歌。随着《艺人》感情的起伏，《艺人》想象的飞驰，《艺魂》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读起来琅琅上口，诵起来铿锵悦耳，唱起来句句动听，容易激发读者的情感，引起读者的想象，并越读越钦佩。这个创新探索之风盛行的新时代，作者最终精准定位了“用文学讲述农根，用诗歌唱非遗”的诗歌立场，唯无愧才能坚持，唯磨砺才能瞩目，唯创新才能发展，唯匠心才能传承，让非遗在从过去走向未来，从老手艺变成新时尚，从鲜有人知到进入读者视野的途中，一代代非遗传承人功不可没，他们也一直在默默笃行着。蒋典军还在继续考量着，更值得我们所有人思量着！

张秀云

读书 时光

用干净灵动充满诗性的文字读懂植物

因为喜欢植物，这些年，买过许多部以草木为主题的散文集，那些书，读过也就读过了，没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李汉荣先生的这本《植物记》却不同，感觉书里的文字都是翠绿的，都藤蔓一样长着长须儿，它们攀援着你，缠绕着你，给你的灵魂覆上厚厚一层绿阴，那层绿阴，安全网一样，过滤掉所有的尘嚣和市声，不安的魂魄于此得到宁静和救赎，从此，你就与这本书一体了，就生活在翠绿的宁静里了。

《植物记》里描写的植物，其实都是我们身边的寻常事物，菊花、韭菜、青柳，柳木菜板和葡萄架等，但这些寻常事物，经作家那双精读古诗词的眼睛看过去，瞬间都有了万丈诗情，他说，杜甫把韭菜放进“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里保鲜，一千多年后，你打开唐诗，眼睛依然被那场雨水打湿；他说，他童年的摇篮，被无数的蛙声摇动过，远远近近的青蛙都在卖力地晃悠他……这本书里的植物，都顶着《诗经》的露水，都带着陶渊明的种子，都散发着孟浩然的气息，都有着古朴又清新的诗意。而这些诗意，又绝非悬空的，它们就生长在凡俗生活里，在父亲的锄头下，在母

亲的缝补衣服的针线上，在作家上山打柴的尖担中。是一份份来自生活深处的触动，那些于我们来说也许有意却苦于表达的美好，经作家的笔尖略一叙述，我们的思维便被打通被激活被唤醒了，恍然大悟地认同和折服，原来当真如此啊，包着月亮一层层把自己卷得那么紧，的确是包裹月光卷起了珍贵的秘密，我的母亲坐在葫芦架下，也曾把葫芦花的影子缝补在书包上！诗意，一直都在我们手边，在我们忽略的生活细节里。换句话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诗里，却不自知。

李汉荣写植物，不仅把植物放在诗里，放在生活里，还放在无涯的时间和无边的宇宙里，贯通历史，打通空间。一棵小小的蕨草，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少亿年，它养活过无数的恐龙，见过过六千万年前的那场毁灭，那一刻，山崩地裂，石头满地滚动，星球满天滚动，河流倒悬，日月无光，庞大的恐龙群体从此灭绝，而地球这个巨大的坟包不支，柔软谦卑的蕨草俯匐着，却活了下来，继续养活幸运逃过此劫的生灵。作家没用什么闲笔，没有拔高也没有说教，他只用诗化的语言叙述了一株蕨草的命运，却瞬

间引发读者的深思，在自然力面前，在历史和灾难面前，人类比卑微的蕨草更渺小。而今，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许多人争名夺利机关算尽，貌似“志向远大”，可放在历史上看，放在宇宙里看，不就是白驹在一闪而过的缝隙中争名，人在蜗牛角大小的疆土上夺地吗？李汉荣的文字里有佛性，他从不说破，但你读过了，就悟了，卡得你一直头破血流的那个关节立马就通了，就透了，于是乎，你如同卸下了千钧重担一样忽地轻松，世界一下子变得辽阔无边。

通透的文字都是悲悯的。李汉荣慈悲的双眼，每个生命都柔软美好，都不可以被辜负。他担心河岸的那一片野菊花，怕水涨了会淹没它们；他把皮鞋壳里的种子倒出来，种在墙角下，种在阳台的花盆里；他听得懂喇叭风吹奏的曲调，听得懂溪水吟唱的歌谣，他与一个菜板一只水瓢展开长长的对话……李汉荣用干净灵动充满诗性的文字，用慈悲的通透的心和无与伦比的思维，引导每一位读者，读懂一株植物，并从此走向丰富和悲悯，拥有一个翠绿围绕的清静世界。

安康 书评

灵魂深处的仰视

安康市高新区河西九年制学校 唐明丽

人生如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蜿蜒崎岖。在路上你总会遇到许多障碍物，你会一次次地跌倒，而放弃与爬起的选择取决于自己。所以说这个世界不存在命运，人生的道路是由自己开辟的，生命的伟大与卑微也是由自己决定的。——题记

人生如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蜿蜒崎岖。在路上你总会遇到许多障碍物，你会一次次地跌倒，而放弃与爬起的选择取决于自己。所以说这个世界不存在命运，人生的道路是由自己开辟的，生命的伟大与卑微也是由自己决定的。

读罢王庭德先生的《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泪水数度浸润我的眼眶。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侏儒青年的奋斗历程，他自幼四肢畸形，双足外翻以致手掌无法着地，双腿也严重弯曲。成年后的他身体残疾，但他却创造着生命的奇迹，书写着生命的壮歌，最终将自己淬炼成为自食其力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国内多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00多篇，13万字，新闻、通讯类稿件700多篇，并荣获“陕西省残疾人优秀作家”荣誉称号。著名作家贾平凹对他做出如此评价：“他的精神高度才是他真正的高度。他自立自强，内心强大而充满阳光，他说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他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在奋斗中寻找幸福和快乐，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仰视。”

王庭德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超凡精

神，值得我们在灵魂深处仰视。他的一首小诗《我太矮》中写道：“我太矮，我矮得出奇/矮得你很少察觉到我的真实存在/只是女娟用她残剩的湿泥/和余下的力气在最后捏成/这让我感动万分/我想我也必定有这份超凡精神。”他将这种超凡精神灌注于他的日常，当他品尝着人生酸甜苦辣的同时，也收获着精神世界的多彩与富足。他曾在童年时受尽凌辱，奋力隐忍，他曾无钱上学，数九寒冬趴在窗台下偷听老师讲课；他曾为筹集学费课余时间在山坡上挖黄姜、砍青竹、砍柴，且常因身体受限而体力不支摔倒沟里或昏倒在山坡上；他曾为生计当过洗碗工、卖报郎，当过乡村通讯员，“流动摄影师”，打字员；他曾为自己的文学梦被人嘲笑过、拒绝过。他尝遍了人生的苦难与挫折，虽有失望、迷茫、彷徨，甚至想过自杀，但在跌倒后他都以最快速度让自己爬起，重拾梦想，重振精神，重新走向新的人生。最终他为自己的梦想插上了翅膀，飞向了美好的明天。作家张大诺说：“于灾难中体验活着的美好，于失落中体验获得的欣喜，于绝望中体验希望的珍贵，于无法生存中体验自食其力的激动……他们这一生获得的东西是健康人很

感到理想、崇高、光荣、善良这些美好品质有点“虚”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为夏崇庆勇敢地高举起热情讴歌基层干部乐观随和、真诚善良无私奉献大旗的壮举大大地点个赞！小说直面生活，毫不回避，我们的乡镇工作生活就是如此的琐碎与具体，我们共和国的民生就是如此的多艰，我们的人民就是如此的坚韧，我们发展与前进的道路就是如此的曲折与回环！由此，我们更加深刻领会到党中央对于当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多么的准确与精当，那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不平静的乡村》中那些读起来让人感到好笑、可恨、可叹又伤心的事件，归根结底是乡镇的发展还很很不充分很不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值得我们每一位吃公家饭的公务员读一读、想一想。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一种正义、自信、价值等集合的感情油然而生，人不管是官职大小、地位如何，只要正直、善良、心底坦荡，就有人尊重和追随”。作者其实是以小说的表达方式为对我们最基层的乡镇干部树碑立传！在读到村主任明娃子因救助贫困户而相插冻死的段落时，我眼眶湿润，喉头哽咽，这样的好村干部事实就在我身边，只是普通的没被发现！乡镇干部龚要孝的遗嘱尚欠别人千余元，没有人知道他生前生活是多么的节俭，他在遗嘱中特别交待他的死与宾馆无关，死得如此静美，死得如此悲壮，让人唏嘘感慨啊！作者写到此处，用司马迁史官般的文字表达道“他们是国家干部序列中的一员，是最基层的公职人员，是老百姓的最直接的服务器，他们，不！错了，是我们，我们也是应该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坚强基石”。不是“应该”啊而是“就是”！作者还没有没有完全从乡镇领导干部角色切换过来！

三是小说让我们正确认识评价乡镇干部。关于乡镇干部的群体形象一直是争议比较大的，许多都是因为根本没有真正走进乡镇干部的实际工作生活，或者说没有用心体察乡镇干部的工作及环境，而是拿着放大镜或带着“问题导向”去寻找自我臆想中的理想乡镇干部，结果必然导致认知上的一些偏差，如果认真读一下《不平静的乡村》便自有答案，乡镇干部既不是你渴望中的那么高尚伟大，更不是你想像中的那么恶劣粗俗，他们只是一群认真执行党和国家农村政策的普通公职人员，在从事琐碎的日常工作中承载着民族复兴的伟业，在消耗毕生心血与汗水中夯实着共和国的基础，在创造伟大的业绩中也不断留下许多遗憾与伤痕，除开个体因素，许多案事件的发生也是见证着我们共和国的成长与发展历史，怎能简单给一个群体下结论？基于此，作者用心良苦，借记者的感慨“你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来“洗白”社会对于乡镇干部的负面形象，来热情讴歌礼赞乡镇干部。

小说反映的是乡镇干部的工作生活，当然也写到了乡村群众的生活场景，由此引发我对美好乡村生活的思考：现在乡村人的精神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乡村的人们除了对于金钱的追逐之外，还应有些什么样的追求？与马克思齐名的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货币哲学》中写到：“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机械化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人的自我却把根本不再是个体生命感觉的东西(比如金钱)当作自己的灵魂无可置疑的财富”。然而，每个人的个人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这些经典表述都直指当下的现实：我们乡村生活的所有实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形式化地空洞，一切东西只能用金钱来丈量与参照，生活越来越没有个体灵魂的印记，乐趣越来越少。在脱贫攻坚决战胜利之后的乡村振兴道路上，希望更多关注一下乡村的精神生活，共同探索如何引导村民过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幸福生活？这也是这部小说引发的一个社会学问题。

生活的底色

——读夏崇庆长篇小说《不平静的乡村》有感

张帆

《不平静的乡村》这部长篇小说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信息量丰富庞大。小说全景式地立体展示出“三农”及乡镇干部乡村生活的真实图景，场面宏观壮阔，二是作者直面生活的真诚态度。作者直接取材于现实，原汁原味地以写实主义手法呈现出乡村生活的本色；三是小说反映的乡村图景应该引发人们对于乡村建设的一些思考。

对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我们每个人好像觉得它本来如此，熟悉的如同时时刻刻呼吸着的空气，每天脚踏着的土地。因此，熟视无睹就成为我们最惯有的习惯，我们往往把心用于攀援外界外物，引用小说中的话说“心外全是他人之物，只有心，决定着旅客的人生际遇”。而现实中的我们却无一例外都是这样，总善于用猎奇与追逐的视觉去探求与我们几乎关系不大的人和事，而面对身边的现实生活却又缺乏耐心和热情，甚至缺少一丝基本的敬畏。读夏崇庆长篇小说《不平静的乡村》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于我们同乡本土乡民生活的真挚热爱，对于自己人生历程的认真负责，也许这种爱和强烈的使命与热忱，才是他完成这部宏大小说的动力之源。

值得关注的是通篇小说中的那些丰富的民间素材选取，在我们看来作家似乎是信手拈来，而凡是搞过文字的人都知道，看似自然的地道方言故事，要将其转化为文学的审美，那绝非易事，那是作者长期的用心经营与积累，那是作者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后累积的果实，是无心之心，这应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作者以其特有的文字驾驭技术，让陕西的乡土菜登上了文学的高雅殿堂，这是对地域文学创作实践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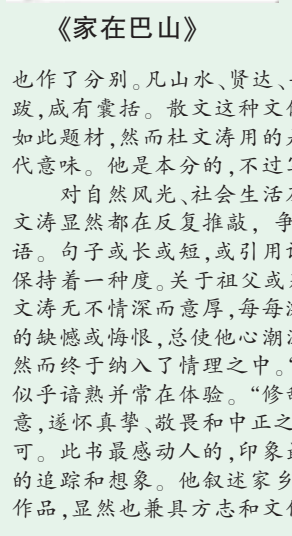
生活从来都是没有剧本的直播，自从离开县委机关大院那一个时刻起，生活已向“尚书记”打开潘多拉魔盒，乡镇工作生活以它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流迫使“尚书记”对自我实现快速革命。“尚书记”拿起草帽往头上一戴，夹起公文包便走，在这里，“草帽”成了乡镇干部的标志形象，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乡镇的现实生活容不得尚书记从机关的书卷气过渡，便风尘仆仆的投入到乡镇的日常生产、计生、维稳、民生等社会事务中去。小说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段精彩的电影，几乎不用剪辑，直播出来都是好戏，是陕西的“百家碎戏”，场面活泼诙谐，陈稳、吴中意书记、惠得利、皮有德乡长、欧阳、善良、龚要孝、明娃子等镇村干部形象如同真人一般涌入面前，他们让人感到可笑可爱又由衷地可敬，他们生活的十分认真，因为再小的事在乡镇都有可能惊天动地！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便必须学会耍些小聪明，酒场上说些黄段子，生活中施展些小伎俩，都立体地向我们展示了乡镇干部的群体形象，是被环境与生活挤压塑造出来的特定形象，也是特定时期他们所总结提炼出来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他们在卑微中渴望伟大，在粗野中又向往文明，狭窄的生存空间中挣扎着不安分的灵魂……小说的宏大现实意义就是全景式地立体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与工作图景，值得思考和关注。

二是作者直面生活的真诚写作态度。在断续的阅读中，我经常想到作者的写作态度问题。作者几乎毫不保留、毫无顾忌什么，只是一任人物、事件随着事情本来的方向去发展、去推进、去推进，没有人人为地强烈干预，通篇小说让你感觉不到丝毫的故作，这一点凡在乡镇工作过的人应该都感觉得到，生活本来就是如此嘛！甚至会心地一笑：这不就是那个老李老李老老嘛！我一开始就提到，作者对他工作生活过的地方以及经历过的事情、接触过的人群是满怀热爱的，他是怀着敬意与礼赞的深切关怀去完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正因为有了这一动机因，所以“喜爱怒骂皆文章”，任何事件、人物，只要遵循于对真实生活的真诚敬重，便自然会产生让人信服的理解与同情，所以，小说中写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让人感觉到这是一群生动具体的人群在通往美好生活的一种“努力”，而并非那些官面堂皇掩盖之下的真正卑鄙与草菅人命的可恨，仅从这一点上说，在当下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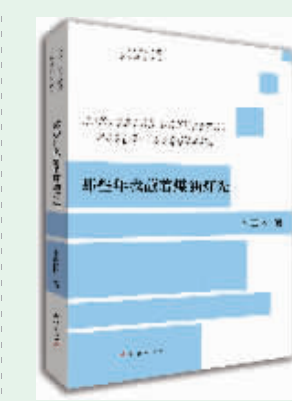
枕边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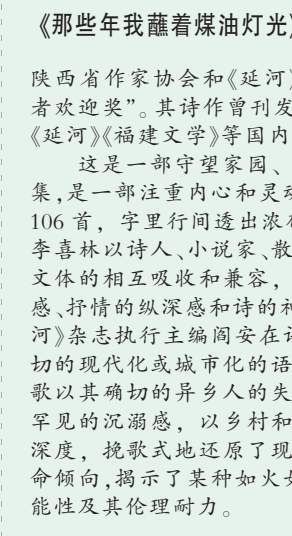
近日，中国作协会员、岚皋县文联主席杜文涛散文集《家在巴山》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家在巴山》出版发行前，作家本人著有报告文学集《创业巴山》、散文集《巴山深处》，主编有地方文化专著十余部。《家在巴山》散文集20余万字，分为山水如是、今之视昔、援翰思旧、序跋记言四辑。著名作家朱鸿作序说，实际上这部散文集的题材并不单一，他自己也作了分别。凡山水、贤达、士绅、宗族、老师、朋友及序跋，咸有囊括。散文这种文体，唐宋八大家也不过辄取如此题材，然而杜文涛用的是现代汉语，遂抒发的是现代意味。他是本分的，不过写作完全可以放荡。



我省作家李喜林的首部诗集《那些年我蘸着煤油灯光》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岁暮寒天为陕西文坛开出一朵美丽的“腊梅花”。



李喜林是省作协第二、三届签约作家，省“百优”作家，是近年来活跃在三秦文坛的实力作家，其中篇小说《映山红》荣获柳青文学奖，散文《守望》荣获冰心散文奖，组诗《蚯蚓和知了》获陕西省作家协会和《延河》杂志社举办的“最受读者欢迎奖”。其诗作曾刊发在《星星》《绿风》《诗神》《延河》《福建文学》等国内多家文学期刊。

这是一部守望家园、表达乡思乡愁的自选诗集，是一部注重内心与灵魂探微的力作，收录诗作106首，字里行间透出浓郁的纯自然生态的气息。李喜林以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多重身份实现了跨文体的相互吸收和兼容，诗歌里充满现场的画面感、抒情性的纵深感与诗的神性。省作协副主席、《延河》杂志执行主编周安在评语中说，在一个没有确切的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语境视角上，李喜林的诗歌以其确切的异乡人的失落感和撕裂感，以一种罕见的沉溺感，以乡村和乡情博物馆式的浓度和深度，挽歌式地还原了现代乡愁的历史逻辑和宿命倾向，揭示了某种如火如荼、依然故我的现实可能性及其伦理耐力。

（陈曦）